

滁河边非遗文化点滴

□ 陆训

我出生在长江沿岸滁河边的南京市六合区，生长在滁河支流的清流河岸，高中毕业到滁河和清流河交汇处的汊河插队当知青。我对滁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每每提起，如数家珍。今天，就在滁河边上生活过的滁州市区、全椒、来安与非遗文化有关的记忆记录下来，与诸位分享。

袁家湾旧事

我六岁时，从南京六合到全椒袁家湾外婆家，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袁家湾是沿襄河而建的小街，文化名人吴敬梓从这里沿滁河走向南京，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写出《儒林外史》，流芳千古。

袁家湾老街全长1500米，自积玉桥起，经仙鹤楼至红栏桥止。其中积玉桥至仙鹤楼一段，又称“半边河街”。临河之上砌以玉石栏杆，街呈半圆，既是一趣，亦是一景。老街上的建筑虽然具有沧桑感，但市肆依旧。漫步老街，吆喝声、打铁声、弹棉花的弓弦声不

绝于耳，恍如时光倒流，走进了明清时代的江南小镇。

临街的商铺卖的几乎都是自产自销的传统手工艺品。在这些铺面的背后，曾经有过辉煌的遮园、东园、襟襄楼和许家茶馆。这些茶馆沿街而建，由棧道直通襄河取水，甚是方便。茶馆里既是聊天喝茶的场所，也是谈买卖做生意之地，甚至是矛盾调解中心。当地的人文雅士在茶馆都有固定的座位，他们早起先到茶馆洗漱，然后上一盘花生米和酥笏牌，要一壶上好茶，边喝边聊天，市井的悠闲尽在其中。

小街的古建筑现今仍宠辱不惊地伫立着，不紧不慢地与世俗生活牵着手。古老的街道，破落的建筑，以及保持至今的传统生活方式，都会让人有原汁原味的感受。这或许就是袁家湾老街越来越吸引游客的地方。

每年正月十六走太平，都是从这里开始。“走太平”的传统路线走三桥两街，其中一条街就是袁家湾，取袁家湾之“袁”，表达“团团圆圆”的期望和祝福。

琅琊山庙会

我在滁州读完初中和高中，对这里的一山一水记忆犹新。滁州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名人层出不穷，在这里不写欧阳修，也不记韦应物，重点记录我印象最深的琅琊山庙会。逛庙会那时候春节期间最重要的活动。

农历正月初九是琅琊山庙会日，这一天，人们纷纷到琅琊寺烧香礼佛，同时玩灯、杂耍，好不热闹。琅琊山庙会真正形成“规模盛大、热闹非凡”的民俗活动，民间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在明代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年年遣派太子和大臣返回老家凤阳祭拜先祖。当时，朝廷在滁设有中央直属的马政管理机构“南太仆寺”，朝廷命官陪同朱元璋登山祭祀，为天下百姓祈福，那情景可谓是车马喧嚣、肩摩毂击。为彰显国泰民安的太平气象，官方支持并认可“庙会”这一活动，让民众聚会欢娱，且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组织，自此年年沿袭，一时香火鼎盛，名播八方。

汊河扭花船

我于1977年初到来安相官公社插队，上世纪60年代前的相官街基本每户都有大学生，令人肃然起敬。

1977年初的汊河农村，每个生产队都有花船队自编自演，演出队一般都有二十人，前面是主唱，花船由一个老艺人架着带领大家喊号子，花船两边由十余人边走边跳，我也被大家拉到队伍里参加演出。

后来才知道，这种扭花船叫戏曲马灯，也是非遗文化。马灯由竹子制成，马身绘有吉祥图案。表演者身着节日盛服、骑着竹马、敲锣打鼓、高奏唢呐，在赶马人的引导下，浩浩荡荡，走街串户，拜年赐福。戏曲马灯起源于来安县雷官镇，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年轻时跟随郭子兴起兵，胜利后将士们身跨战马、佩戴红花，在此举行庆功大会。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民间艺人根据朱元璋的马背舞，扎起了马灯，跳起了马灯舞，唱起了马灯戏，流传至今。

冬日暖阳

□ 邓荣河

水墨的山水
多少有点凄凉
暖暖的冬阳
是一枚温馨的印章
把收集的美好
轻轻地盖上

瑟瑟的日子
悄悄把春天向往
暖暖的冬阳
是一枚特制的邮戳
闲不住腿脚的风儿
一次次邮寄希望

初雪(外一首)

□ 王 优

还记得，那一刻
所有目光，前所未有的清澈
如此惊讶，激动
仿佛窗外飘舞的不是雪
而是猝然降临
梦寐以求的青春之约

冬天如此漫长，总有一些意外
是上苍对众生的怜惜
当荒寒笼罩大地
便有天使施了魔法
山河瞬间变得梦幻迷离
仿佛朔风一个趑趄
急性子的红叶子
细碎的花瓣，一时纷飞如蝶

许多年过去
许多人和事早已不再记得
唯有那个，飘着初雪的午后
那些发亮的眸光
眸光中不染尘埃的喜悦

想雪

寒气到底扰了浅梦
凌晨四点的雨声
有置身事外的清寂寥落

听呼吸，数心跳
想远方凝雨
以怎样的姿势
席卷了半壁山河

玉蝶纷飞
哪一些，入了琼楼
哪一朵，入了少年的长梦
烙刻成，终生不能
触碰的唯美与思念

一盒火柴

□ 褚梦泽

一排排静默的火柴
欲发声
为这黑夜
发出点微弱的声音
好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存在

一盒火柴的信仰
在于点燃自己
引起一场关于火的讨论
讨论如何热爱生命
讨论如何追求光明

大食堂随笔

□ 李明朝

人的一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在你身边。我做梦也没想到，七十多岁了还能吃上大食堂。

前一阵子，有位朋友告诉我，龙蟠街道办的老年食堂伙食很好，饭菜便宜，政府对老年人还有伙食补贴，特别是那里的志愿者服务细心周到。我听后半信半疑，决定去试吃，探个究竟。

11月30日，可以说是今年入冬后最冷的一天。中午11时，我骑车赶到龙蟠社区的老年食堂。食堂坐落在清风明月商业街一楼，三间用房，一间是操作间，一间出售饭菜，最大一间是供食客用餐的地方。五张长条桌有序摆放，地净窗明，环境特好。

我刚进门，屋里暖意融融，有老人已经在笑声中开吃了，与外面寒冷的天气形成强烈反差。我仔细看了看菜谱，好家伙，是五菜一汤，有梅干菜烧肉、红烧青条鱼、辣炒白菜、清炒莴笋、红烧鸡腿、紫菜蛋花汤。听吃饭的老同志讲，食堂饭菜天天不重样。招待我的是食堂负责人，她耐心地向我介绍了如何办理“入伙”手续和政府补贴标准。我要了两荤两素，一份饭和一碗汤，除了政府补贴外，我只付了10元钱，汤是免费的。上了年纪的老人，愿者把饭菜端到他面前，

老人们边吃边夸赞饭菜好、服务好，处处洋溢着幸福感。眼前老年食堂的一幕，不由得让我想起六十四年前我第一次吃大食堂的情景来。

那是上个世纪的1958年，那时我八岁。全国正处在大炼钢铁、吃大食堂的年代，人们的革命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家中铁锅集中起来拿去炼钢铁，大伙集中吃食堂。我第一次跟着父亲去食堂吃饭是一个晚上，偌大的食堂只有三盏小马灯挂在墙上，或明或暗，全队四五百口人挤在一起吃饭，排在前面的人吃完了，排在后面的人还没打上饭。当我走到打饭的窗口时，里面的生产队长叫我把碗举高一点，然后给我一勺山芋稀饭，放了一块腌制的咸胡萝卜。这就是我第一次吃大食堂的记忆。

岁月轮回，时光荏苒，虽然六十四年过去了，我第一次吃大食堂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怀。真的没有想到，如今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关怀下，街道社区都办起了老年大食堂，为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和孤寡、空巢老人提供餐饮，经济上还给予适当补贴，解决了老人们买菜、烧饭、洗碗的后顾之忧。我们打心眼里感谢我们伟大的党。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各地老年食堂都会越办越好。



竹报平安 黄君璧/绘

黔湘美食

□ 王世玉

鱼是贵州的名菜，现在既然来了就要尝个够。这不，早点是酸汤面，中餐有酸汤饺子，晚饭有酸汤鱼，酸里透辣。听当地人介绍，酸味不是添加市场贩卖的醋，而是贵州本地野生的小西红柿，这种小西红柿自然发酵是当地制酸的“秘密武器”，贵州本地更有“做不来酸汤嫁不了人”的俗语。辣味是由八角、桂皮、花椒等烹制而成，番茄发酵添酸增色，辣椒添辣增香，让人食欲大开。

贵州食酸有其自然和历史原因。贵州多山，潮湿多雾，而且过去只有大户人家才能吃到盐，因此有“斗米换斤盐，斤盐吃半年”的说法。于是当地人就想办法用其他佐料替代盐，酸食就是一大发现。贵州人常食酸味，生津祛湿，让身体微微出汗以维持体内平衡。现在虽然已不缺盐了，但是食酸的饮食习惯却代代相传，而酸汤也成了贵州家喻户晓的美食调味底汤。

湘西鸭油炖茄子

今年8月，我们在湘西腹地的邵阳待了

足足二十天。在邵阳下辖的一个偏远县城，日落山头时分，我们驱车找饭馆，最终和一家正备菜款待亲戚的主人商量妥当，留我们就餐，品尝当地美食。

过县城往东走，大约十余里山路，从山坡望去，溪水和群山交汇处坐落的那幢木屋，便是我们就餐的那户人家。木房子是新盖的，木纹和房梁架构的样式都遵循当地的习俗，涂清漆、大门脸、小窗户，大门朝西，稻场不大，往下是山坳里的菜地，黄瓜架搭在辣椒陇里，韭菜菜和青菜地被鸡鸭啄成斑驳的油画。通往大门的路，七拐八弯，车子进出需要三个人在三个方向指挥才能停稳妥当。

家中二老照看三个孩子，年轻妇人在县城工作，丈夫在广州做工，他们黝黑的皮肤、长茧的手掌映衬在笑容里。今天能聚起来也是因为丈夫回家，双方亲家聚在一起，加上我们五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满满一大桌。

我们五人围在圆桌的西南角，有道黑

乎乎的菜放在东北角，我伸胳膊去够，主人便把菜移到了中间，介绍说：“这菜有点寒碜，是昨天吃剩下的鸭肉卤子，今天又放了点茄子。其实味道不错，你们要是不嫌弃可以尝尝。”

鸭肉酥香，茄子糯软，掺在一起齿口满香，同行四人也纷纷伸手拣筷子来夹，个个都说好吃。主人介绍，鸭肉是“补虚劳的圣药”，湖南邵阳这边山区多潮湿，爱吃鸭肉，茄子是自家种的，能吸油，它俩放在一起焖，既饱口福又健康，是我们的家常菜。

我的眼角湿润了，被主人的小举动感动了，他们把隔夜翻炒的菜留在自己旁边，把现炒的热乎菜端到我们跟前，这应该就是我们对农家蹭饭时体验到的淳朴。临走时，我们硬塞了一点钱，以表感激之情。

回滁后，因为常惦记，我便从网上购买了一些酸汤料包，并嘱咐小孩爷爷要把剩下的红烧鸭卤存在冰箱，待到周末时一起复刻美味，在舌尖上游黔湘。

